

香港·严沁经典名著

帘卷西风

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。

严沁创作经年，作品逾百，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及广播故事，倾倒过无数读者。

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，对众生世相，刻画入微，教人颠倒迷醉。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，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。

——出版者



寒流南下，冷锋盘旋，大地显得特别萧瑟，今年冬天比往年都长，都冷！

冬天是个现实的季节，它把贫富之间的悬殊，毫不留情地分别出来。窗内锦衣美食的欢笑，和窗外瑟缩墙角，互相依偎取暖人们的悲凉，是个强烈的对比。北风呼呼地吹，它一点也不怜惜那些穷孩子。

舒可宜弯着腿，缩着膝呆坐在床角，地上有她简陋的行李。明天，她将回到台北的学校，去完成她最后一学期的大学课程，可是，那一笔为数不多，却拿不出来的学费，至今尚未张罗到！

天都快黑了，父母都还没回来，每个学校都快开学，家家户户都在为子女的学费发愁，尤其在这杂乱的，狭小的眷区里，哪一家能借钱给他们？妈妈一定又是去找那笑里藏刀，杀人不见血放高利贷的王太太了。

可宜从床上站起来，慢慢开了灯。她讨厌冬天，冬天就像那可恶的王太太。门响了一下，她的妹妹舒守璇冻得脸青青地走了进来。

姐妹俩默然对望一眼，不需要再说什么，还有比“穷”字更简单，更容易了解的吗？爸妈去张罗学费，姐姐在家苦等，这种情形守璇自小看惯了，不值得费唇舌去问，没有钱嘛，还问什么呢？

灯光下，可宜是美得那么夸张，那么尖锐，那么夺目，任何

男孩子会在第一眼就爱上她。她那飞扬着有些跋扈的眉，那十分坚定但十分柔媚的眼睛，水汪汪的。挺秀的鼻梁，薄而灵巧的唇，尖尖的下巴，白里透红的皮肤，中等身材却十分苗条，仪态，风度，气质都很高雅，给人一种法国第一流模特儿的感觉。广东人的深轮廓使她有些像混血儿，一股逼人的气势从她身上每一个毛孔，每一个细胞发出来。这样一个女孩子，她不该生长在这里，这肮脏的，杂乱的眷区里！

守璇和她十分相像，简直像到毫发，若不仔细分辨那绝对相反的气质，她们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。守璇没有可宜的尖锐，夸张夺目，她是沉实的，内涵的，收敛的，姐妹俩站两个不同的尖端或者这与她们的个性有关

守璇是个内向型，安静，脚踏实地的女孩，她永远不幻想，不造梦！她不爱虚荣，她从不以为上帝或父母给予她美好的外貌有什么了不起。可宜不同，她早熟，她满脑子幻想，她梦想有一天会做皇后——她喜欢高高在上，她喜欢受人奉承，她极不满意眼前的境遇，她发过誓要改变它——她能做到，一定能，因为她除了美丽，她还聪明，十分的，绝顶的聪明！

守璇到后面小厨房生火煮饭，煤球的烟雾，一阵阵冒出来，在里面怎么受得了？可宜是忍不住了，她从来不愿做那些家务，守璇——这比她小四岁的妹妹，总是那么沉默地担当了这些工作。

“守璇，你不怕呛？”可宜在厨房外问。她内心十分爱妹妹，只是她不愿意说出来。

“惯了，姐，”守璇平淡地说，“你坐一下，很快就好，你明天就要去台北——”

“是吗？”可宜自嘲地笑。“一毛钱都没有！”

“你放心，妈一定借得到的，”守璇好懂事，“这是你最后一学期，爸的薪水可以每个月抽一点去还！”

爸的薪水！可宜沉默而无奈地摇摇头。那薄薄的饷袋，维持一个家庭已捉襟见肘，还说什么还债？

国家艰难的过渡时期，待遇菲薄原也是不得已，为什么有那么多项开支呢？

竹篱笆在响，爸和妈回来了。

“爸，妈——”可宜迎上去，下面的话却冻结住。

从妈妈的脸色，她已能了解一切，难道连那个吸血鬼王太太都不肯借？

苍老的舒太太叹一口气，叹息声音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委屈和辛酸？

“别担心，我——晚上再去听回音！”她说。

可宜忍了忍那失望和难受的情绪，她是坚强的，没有什么能打倒她，是的，什么都不能！即使连一毛钱都没有，她明天也会去台北，她不能放弃这最后的一学期，她知道，这是她凭着向上爬的梯子！

舒子笙默然地回到屋里换衣服，对于这种情形，他十分惭愧，十分抱歉，可惜他无能为力！钱是什么？真能逼死人嘛？

天已全黑了，昏暗的灯光下，舒太太帮忙把晚餐端出来，一家四口围着方桌坐着，空气显得出奇的沉闷，大家都是心事重重！

吃了半碗饭，竹篱笆外面的门铃响起来，可宜迅速地站起来，她有预感知道谁来了！

推开门，冷得她打了个哆嗦，她咬着牙根冲进寒风，竹篱外是她熟悉的修长影子。

“刘恺，怎么来得这样晚？”她示意他进来。

“有一点事，”刘恺声音很低沉，很老实，“你——能不能现在出来一趟？”

“有事？”她问。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。

“你一直说想吃沙茶牛肉，我请你！”他说得很豪气。

“你——有钱？”她意外地。

“去吗？”他不置可否。

她想一想，餐桌上那少量的便宜菜蔬怎能跟沙茶牛肉比？尤其在这冷天里？她扬一扬头。抛开烦恼及时行乐才是真的，学费的事留待明天再想！

“你等我穿件外套！”她转身进屋。

三分钟，她又出来了，身上多了件已经很旧的太空衣，她毫不在乎地关上竹篱笆门，与他并肩而去！

出了眷区，他们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，街道上的汽车行人，还有那些令人兴奋的灯光，使她整个人都振奋起来，把手插到他臂弯里，紧紧地靠着他。

他不算漂亮，瘦瘦的，高高的，年纪并不大，顶多二十三岁，眼睛很深，很黑，很有思想。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他眉宇间的那一抹坚毅之色，那是同年纪男孩中少有的。他看来很懂事，很细心，他是属于那种智慧型的。他和可宜是青梅竹马的朋友，一同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他们同住眷区，他的家境也不好，但是，他总是想办法帮助可宜，对她，他可以说是无微不至！

“你妈妈知道你又来找我？”可宜仰望着他，那张美得惊人的脸就在他面前晃，他心中一阵波动。

“她其实并不反对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一向就好，”他笑一

笑。“她只是说你太美——何况，反对也没用！”

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？太美也是罪？”她扬一扬眉。

“不谈这个，明天一起走？”他问。

“我的学费还没弄好！”她耸耸肩，她从不瞒他的。

“我听你妈妈说起，”他皱起眉心，“我就是为这件事找你出来。”

“有什么用？你又没钱借给我？”她不在乎地。他们已走近那家沙茶牛肉店了。

他笑一笑，不置可否地带她走进饭店，叫好了火锅，选好肉类和蔬菜，才慢慢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。

“这里有一千块钱，你先拿去用！”他低声说。

“你——”她睁大了眼睛，她不能置信，他跟她一样穷。“这是你的学费？是吗？”

“不是，你——别管，你拿着，”他诚挚的把钱塞到她手里，“吃完饭去告诉伯母，别去找放高利贷的王太太了，到了台北我还能再给你些！”

“不，刘恺，我不能拿你的钱。”她坚持着不要，她虽爱虚荣，但不贪心，她不愿连累刘恺。“除非你能证明这不是你的学费！”

他再笑一笑，笑得真诚极了，他是个固执又死心眼的男孩，他无法忍受可宜拒绝他的帮忙。

“看，”他打开皮夹，一叠整整齐齐的钞票放在那儿，“这才是我的学费，你放心拿去吧！”

她犹豫一下，她说不出心里的感激，在她最困难的时候，他及时伸出援手，何况他并不富有，这笔钱——算了，别想，也别问，接受就接受，以后想法子报答他就是了，他这种人绝不

会有不正当的钱！

“那么，——我以后会还你，”她轻声说，“我不说谢谢，你会明白我的心！”

“可宜，”他握住了她的手，眼光炽热，跳跃的火花，“别想着还的事，我们俩——还分什么彼此！”

“好！”她爽快地笑起来，摔一摔头发，她的烦恼摔开了。“我听你的！”

火锅里熊熊火焰染红了她的面颊，眼中的光芒盈盈流转，她像一个发光体，混身散发着引人的青春光芒与活力，她照亮了四周的所有人。男人的眼光是羡慕，女人的眼光是妒忌，在每一个地方，每一种场合，她不用出一声，自然会成为全场的中心人物。她看着对面的刘恺，这老实而深沉的男孩掩不住眼中的感情和醉意，他爱她，她知道，很久，很久以前，她还是个中学生的時候，他就爱上她，沉默的，用心灵去爱，她呢？她不知道，她真的不知道爱不爱他，只是，她满意于他的爱！

“别呆呆地望着我，走了吗？”她爱娇地。

“哦！”他振作一下，付了钱，挽着她走出饭店。

不知怎的，面对着她，他觉得仿佛全身都在燃烧，他简直控制不住那股狂热的感觉，他想亲她、吻她、搂他、抱她，但是他不敢，他们之间是纯洁的，他们最多手牵着手，他不敢冒犯她，在他心中她是女神，压抑自己是多么痛苦的事？但他情愿，他可以等，他愿意等，总有一天她会属于他，完完全全属于他！

“又在想什么？你这个人心眼儿太多！”可宜说。

“我在想回学校的事！”他支吾着，他不能说出心中所想的。“还有毕业以后的计划！”

“不必想得那么远，我明天能安然度过就行了！”她说：“不

过——刘恺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明天离开新竹之后，我永远不再回来！”

“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”他摸不着头脑。

“二十年，我住怕了那鬼眷区，”她摇摇头，再摇摇头，“我要用自己的力量，创造出一份新的生活！”

“这儿有你的家人！”他提醒着，他从来没想到永远不回来的事，虽然他也怕了那环境。

“我会接他们出去！”她扬一扬头，充满信心。

“你不是也想得很远？”他反问。

“错了，这不是想得远不远的事，这是我的梦，造了十几年的梦，”她摇头，“我根本没想过毕业了要做什么，可是我有信心，我一定能接他们去台北！”

“别希望得太高，免得失望更大！”他说。

“别担心，失望永远打不垮我！”她伸一伸手，“我是在失望中长大的！”

他看着她，有些激动，她那句话是多少痛苦的经验堆积起来的？失望中长大的女孩？多令人心酸的一句话！

“别提那些，明天一早我陪你去买车票！”他们走入眷区，围绕在他们四面的灯光消失了。

“几点钟的车？”她习惯地抬高他的手。她一直没有一只手表，而他在半年前接到美国舅父寄来的一份礼物，那是一只全新的亚米茄表。

手腕上是只旧的，泛黄的，古老的表，是他戴了十几年，还是他父亲用过再转给他那只表，她呆了一下，怎么回事？那只新亚米茄呢？

“你的表——”她掩住口，不使自己再说下去。她完全明白

了，她不笨，平日连一元、二元都要计算一下的他，今天怎会突然阔起来？那一千元，那一餐沙茶牛肉，她的心扭紧了。“你——卖了它。”

“不，当了！”他平静地说。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，只听得见他平静的声音，十分平静。

“你——不该这么做的！”她深深吸口气。

“只是一只表，不是吗？”他毫不在乎。她突然记起了他当时收到这份礼物时的狂喜，他真能不在乎？“它比不上你前途的万分之一！”

“刘恺——”

“我懂得你的意思，别担心。”他温和地拍拍她，他那沉沉重重的感情，压得她透不过气来。“回台北多当两个家教，一个月就赎回来了！”

她不说话，继续往前走，她有一种感觉，她不该拿这笔钱，她说不出为什么，似乎——她对刘恺将永远无以为报，她会永远负下这笔债——

“我不能拿你的钱，刘恺。”她慢慢地，小心地说。她了解他的脾气，他主观又好强，不能伤他的自尊，穷孩子的自尊心比别人更强。“我们只是——朋友，万一将来我无法还你，那——”

“够了，”他挥一挥手打断她的话，“我们是朋友就够了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还能再找出一个朋友来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，他说得很好，可是她仍觉得不该，刘恺的意思好明显，他说他们该不分彼此，他暗示着什么，对吗？但——那可能吗？她完全想不出有什么关连！明天要缴学费，算了，由他去想吧！将来，她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报答他的！

“将来我一定要——”

“报答，是吗？”他握住了她的手，这是他最大的安慰和渴望，他能清清楚楚地感到她在他身边，清清楚楚地感到她的存在。“再说一次我就不饶你！”

她不说了，心里记住也是一样。她裹紧了太空衣，就快到家了，妈妈知道她已筹到学费会是张怎样兴奋的脸？那张缺少营养，饱经忧患的脸，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的笑容呢？

站在竹篱笆外，他没有要进去的意思，也不走，只那样深深地，痴痴地望着她，他——要做什么？他从来没有这样子过，他眼中跳跃着什么？令人有窒息的感觉，他——不是生病吧？

“刘恺——”她疑惑地，关心地。

“可宜，”他的声音干涩得困难，“这件事希望别再提起，你只要知道我——爱你！”

他掉头就走，几乎连一秒钟都没有停留。她的反应那么快，她跳起来追上去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。

“刘恺——”她叫。她心中好乱，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抓住他，在她生命中，他第一个说爱她？或是因为——对钱的感激？她分辨不出，她只是抓住了他，在他转身的一霎那，重重地短短地吻他一下，反身逃进竹篱笆。

这短暂的一霎那简直像梦，一个五彩缤纷的梦，那完全不像是真实的，她——吻他？她也爱他的，是吗？

刘恺足足呆站了五分钟，才从迷糊、狂喜中回过神来，可宜早已失去踪影，但——那小屋里的灯光，那参差不齐的竹篱笆，那是真实的，绝对真实的，可宜，那使他神魂颠倒的女孩子，竟主动的吻了他，那绝对是真实的！

他心中充塞得满满的，他情不自禁地笑起来，那是满足

的，感激的笑容。他自认配不上可宜，可宜太美，美得令他自惭形秽，她真的该是公主，该是皇后，像那被美国人捧得只有天上有的贾桂琳，远比不上可宜，可宜该有个王子来配，是的，一个王子，但是——是他吗？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王子，造梦都不能！

“刘恺，刘恺，你走了吗？”可宜的声音从窗口飘出来。“妈妈让你进来一趟！”

他连忙振作起来，他不能让他们看出他的失神。推开竹篱笆，他迅速走进小屋。舒太太正站在门边等他，她手上握着那一叠的钞票，脸上的感激神色令人难受。他吃了一惊，原来叫他进来是为了这个？他怕这种场面，他从来都不想谁感激他的。

“舒伯母，你叫我有事？”他垂着头，既不敢看舒太太，更不敢看可宜。

“刘恺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。”舒太太干瘪瘪地说：“你为可宜所做的，我们全家都会记得！”

“伯母，别说这个，我——要回去了！”他转身欲走。

“慢着，”舒太太的手握住了他的手臂，“你和可宜从小是好朋友，你对可宜好我们也都知知道，”停一停，慢慢又说，“我希望你们一直好下去，懂吗？孩子！”

“伯母，我——”刘恺的脸胀得通红，这种话再蠢的人也会懂，只是——他希望不是因为这一千块钱的关系！

“在台北多照顾可宜，一个女孩子在那儿总不大方便。”舒太太又说，他看见她眼里的笑意，他明白，她绝不是为了那一千块钱，她是真心的。“我把可宜交给你了！”

“我会尽力，伯母放心！”他说。

“那——没事了。”舒太太说：“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你们都得走！”

“好！”刘恺偷看一眼可宜，转身就走。“再见！”

屋外的寒风似乎已停止，他再也不觉得冷，走起路来的步伐也那么轻松，为什么？

舒太太已把可宜交给他，“交给他”，是什么意思？他忍不住又笑起来，似乎，他又朝目的地迈进了一步！

× × ×

规则，平板的日子像一弯溪水，悄悄地就溜过了，等可宜警觉到要抓住它的时候，已到了学期的尽头。

这一学期过得实在太平淡了，除了上课，下课，吃饭，睡觉之外，连一件稍微值得回忆一点的事都没有。要毕业考的布告贴出来了之后，她才发觉，她终于要毕业了！

许多同学在谈论出国，谈论就业，她全不关心，她根本不想出国，出国有什么好？国内还没有苦够？她可不愿意出国受洋罪，端盘子、洗碟子，读文科的出国，真是最佳勇气奖！就业，她一点也不担心，一个月前她申请了一家航空公司，三天之内就约她面谈，那个洋派十足的人事经理呆呆望着她的神情，她知道这份工作已经十拿九稳了，果然，昨天她收到让她毕业了业就去报到的通知，不是吗？她知道她能成功，只要离开学校，只要离开那个鬼眷区，她想她能得到全世界！

她躺在床上，台大的女生宿舍又乱又狭小，她真不明白四年来她是怎么忍受的，忍耐吧！再过半个月，一切都会不同，她永远不会再回这鸽子笼似的地方。

两个工管系的女孩子低声在谈着，她们的声音很小，可宜却听见了，她们不谈出国，不谈就业，却谈起不为可宜重视的

毕业舞会。她们从衣服，鞋子说到发型，又从舞伴说到最新的舞，好像这次舞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参加的都是全世界的王公贵族一般！

“我姐姐从美国给我寄来一套礼服，我嫌它太老气！”瘦的那个说：“你知道我姐姐拿到博士还不结婚，一个标准的老古板！”

“我托人在菲律宾带了一套波萝丝衣料，纯白的绣着浅蓝花，我还没想好样子，我要送到中山北路那家法国时装公司去做！”带隐形眼镜的说。

“鞋子呢？我听人说第五街的不错，就是贵一点！”瘦的又说。

“就第五街吧！考完毕业考我们一起去！”另一个说！

可宜翻一个身，这对她简直是个威胁，她有美好的前途，一个月后她就能拥有她们现在所谈的，美国的礼服，菲律宾的波萝丝，第五街的鞋子，但是，目前——她多渴望现在已是一个月之后，或者，她能现在开始睡，一个月后再醒，能有人为她抽去中间的一个月时间吗？她也渴望能成为毕业舞会中最美的皇后，可是，她没有钱，皇后不能穿一件旧衣服赴宴的！

她开始烦恼了！

“舒可宜，你不参加毕业舞会吗？”带隐形眼镜的突然问。她叫林咏莲，听说有个很漂亮的男朋友。

“我该不参加吗？”可宜冷冷地，没好气。她倒不是因为咏莲谈衣着，鞋子的事，主要的，可宜有个怪脾气，她不喜欢跟女孩子打交道！

“你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！”瘦瘦的陈菲也说。

“你比我自己还清楚！”可宜从床上跳起来，胡乱地抓了一

下头发，她预备离开宿舍。

咏莲和陈菲对望一眼无可奈何地耸耸肩。事实上，她们都喜欢可宜，可宜功课好，人又漂亮，是台大男孩子口中十大美人之魁，可惜她总是那么冷漠，那么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她们都不明白，可宜孤立自己，不交朋友的生活怎么过？

可宜也不是没有朋友，相反的，她有许多朋友，那都是男孩子。每个男孩子都喜欢她，愿意接近她，在男孩子面前，她又风趣又大方，活泼又热情，只是，她很聪明，除了刘恺，她和每一个男孩子保持距离。

刘恺每星期六都来找她，从远远的木栅政大，骑着脚踏车风雨无阻地来。刘恺功课很好，是政大外交系的佼佼者，政大许多女孩子都欣赏他，他完全不理不睬，他心里只有可宜。

可宜走出宿舍，阳光好强，她眯着眼睛望一望，迎面走来一个熟悉的影子，没看错吗？今天不是星期六，刘恺怎么会来？

“刘恺！”她挥挥手。心中突然有个奇怪的感觉，每次她在有急需的时候，他总是及时而来，这一次——“今天怎么会来？没课吗？”

“停课了！”他走到她面前，低声说。他不是那种哇啦哇啦的男孩。“就快毕业了！”

“我们也是！”她用手掠一掠脑后的头发。“宿舍里好烦，待不下，出来走走！”

刘恺望着她，她脸上明显有些烦恼，是什么？毕业的前途？

“你有心事，对吗？”他们并肩走进傅园，自然地。

“没有，”她摇摇头，“你的脚踏车呢？”

“怎么关心起脚踏车了？”他笑起来。“我情愿你多关心我些！”

她斜睨着他，然后，轻轻地把右手塞进他的手掌。

“你们有毕业舞会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为这件事来，”他捏紧了她的手，他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女孩有她那么美，这么动人。“你做我的舞伴！”

“这还用说？”她毫不考虑地。“只是，——我没有衣服！”

“担心什么，你随便穿什么都是最美的！”他说。

“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对我自尊心交待不过。”她微笑一下。
“同学都在谈从外国带的衣服，鞋子！”

“你羡慕了？”他凝视着她。

“我从不羡慕别的女孩子，你知道的。”她耸耸肩。“我也不愿意被她们比下去！”

“没有人能比你美！”他肯定地说。

“美丽也要靠衬托，”她摇摇头，不同意，“我承认我虚荣心大，但是，有虚荣心的女孩才有女人味！”

“你的谬论！”他笑起来。

“毕业舞会，人生中唯一的一次，谁能不重视？”她叹息一声。“穷这个要命的字，似乎剥夺了我们许多权利！”

“别说了，”他拍拍她，他永远不会让她感到委屈的，“我为你预备好了！”

“预备好了？什么？衣服吗？”她叫起来。

“一些钱！”他带着欣慰的，骄傲的笑容。他满意自己总能先猜透她的心。“够你买衣服，买鞋的！”

“是吗？怎么来的？多少？”她一连串地问。兴奋的情绪使她脸都红起来。

刘恺暗暗皱着眉，可宜——似乎有些改变，半年前接受他一千块钱时和现在完全不同，现在——有些贪心了！

“不很多，你要多少？”他问。

“让我算算看，买一件料子好一点的起码四百，工钱二百，鞋子也要四百，我要买第××的，”她一口气的说下去，“那么，至少得有一千，能多些更好！”

“给你一千二，够了吧！”他说。

“够了，够了，当然够了，”她跳起来，轻盈的转一个圈，花布裙子像伞一般张开，美得像只蝴蝶。很快，她静止下来，神情变得严肃。“但是，你没告诉我钱是哪儿来的！”

“很重要吗？”他淡淡地。

“你不可能有那么多钱——”她抬起他的左手，赎回来的亚米茄还在，那么——“你一定要告诉我！”

“好，听着，”他把她拉到身边坐下。“五个月家教的钱，除了供自己的零用，每个月省二百存起来就是一千，昨天晚上，我卖掉了脚踏车，六百元，行了吗？”

“你——卖掉脚踏车以后怎么办？”她问。

“毕业了，就要入伍受训，脚踏车有什么用？”他毫不在乎地。“我愿你是毕业舞会的皇后，化一千二百块钱买一次虚荣也是值得！为你！”

“你会惯坏了我！”她倚到他身边。

“能惯坏你的机会不是人人可得的！”他搂着她的腰。“我只能说是我的荣幸！”

“你真是个痴心的小傻瓜！”她的头靠在他肩上，呼吸的热气在他脖子里，痒痒的，麻麻的。

“痴心的人傻？”他停在她脸上的视线收不回来。

她闭一闭眼睛，柔媚的，醉人的光华盈盈流转，他昏眩了，几乎克制不住地吻上去，在她面前他总是那么难以自制。他不